

# 目錄

編例

導言

使西紀程

倫敦與巴黎日記（節選）

英紹日記（節選）

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（節選）

出使日記續刻（節選）

泰西各國采風記（節選）

朱維鈺 1

郭嵩燾 1

郭嵩燾 75

劉錫鴻 229

薛福成 273

薛福成 298

宋育仁 337

附錄

新舊譯名對照表

中國人名索引

外國人名新舊譯對照（附待考人名）

書名索引

# 使西紀程

郭嵩燾

光緒二年十月十七日甲辰。麥華陀告知，所定大礮廓爾公司船十八日子刻開行，二點鐘開至洪口，屬早登舟。適賓客空集，公私料理，備極愆皇。管才叔、周瀛士數百里枉送，竟不及一答拜。未刻，由驛四百里拜發【一】出洋日期一摺，并開用關防及派招商局員黃惠和轉遞文報二片，咨總理衙門、南北洋大臣【二】。風雨並作，至晚尤甚。李勉林、鄭玉軒派小火輪船送至洪口，賓客送者十餘人，時已十點鐘矣。船主名巴拉得。

【注一】  
稿本「拜發」後有「奏報」二字。

【注二】  
稿本「臣」作「員」。

十七日，雨。致總署及恭邸、寶璣衛沈經筵兩相國、董經卿、毛煦初、崇地山、成竹坪、夏伯英、合肥相國、沈幼丹各信。拜發奏摺三件。又其【三】楊瑞堂回南之便，寄裴越岑、黃海華、朱香蓀各信。又復朱宇恬、秦鹿笙各信。精力亦憊矣。晚爲洋人所促，冒雨登舟。李勉林派小輪船相送。是夕開行。船主栢里斯。

十八日。雨。子正開行。過浙江境。大風顛頓，隨行人等皆至嘔吐。其能支持者，劉雲生、黎純齋、德在初、劉和伯四人而已。予雖勉強起坐，而頭昏眼痛，鼻端作痛尤甚，亦極狼狽矣。十八日。雨，風。舟行甚顛簸。家人皆嘔吐。吾亦不能安食，勉強一坐而已。是日過浙江境舟山。

十九日。過福建境。遠望廈門諸山，知台灣已過。風力逾勁，困臥竟日，不能起。間從風浪中開窗一望，微辨山色而已。

十九日。風力逾勁，終日不能起坐。五十餘日之程，甫一二日而已狼狽至此。是日過福建境台灣、廈門。

二十日。過廣東境汕頭、碣石。數百里間，山勢綿互相屬。有英國鐵甲兵船尾追而至。船主云，水師提督賴得船也。我船升旗，來船見，亦升旗。我船隨下旗。來船漸趨而近。兩船並行，相距可十餘丈。來船船人皆升桅，舟中樂作。我船復升旗。來船橫掠船首而過，我船停輪候之，遂揚帆駛去。【四】因詢船主：

【注四】

稿本「駛」作「馳」。

「升旗何也？」

曰：「所以告也。」

「彼亦升旗何也？」

曰：「報也。猶曰公使在船，已謹知矣。」

「下旗何也？」

曰：「既告，則可以下矣。」

「彼船人升桅而立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示敬也，猶之列隊也。升桅而後可以示遠。樂，所以作軍樂也，以爲列隊之節也。」

「掠船首而過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趨而迎也。停輪者，以示讓也。」

彬彬然見禮讓之行焉，足知彼土富强之基非苟然也。

二十日。行次汕頭、碣石。遙望諸山橫互。見有大鐵甲船尾追而至。船主云，水師提督賴得船也。我船升旗，來船見，亦升旗。我船隨下旗。來船漸趨而近，兩船並行，相距可十餘丈。來船船人皆升桅，舟中樂作。我船復升旗。來船橫掠船首而過，我船停輪俟之，遂揚帆馳去。因詢船主：

「升旗何也？」

曰：「所以告也。」

「彼亦升旗【五】何也？」

曰：「報也。猶曰欽差在船，已謹知矣。」

「下旗何也？」

曰：「既告，則可以下矣。」

「彼船人升桅而立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示敬也，猶之列隊也。升桅而後可以示遠。樂，所以作軍樂也，以爲列隊之節也。」

「掠船首而過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趨而迎也。停輪者，以示讓也。」

彬彬焉見禮讓之行焉。中國之不能及，遠矣。

【注五】

「船」字訛，當作「旗」。

二十一日。至香港。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十二分，視上海近九度有奇，而寒燠迥異，皆改著薄棉衣。

英國水師總兵藍博爾得來晤，曾至總署一見，所部飛遊營兵船當回國，留候予至即行矣。香港總督鏗爾狄遣其中軍阿克那亨以四人與來迎，偕劉副使、黎參贊及翻譯官乘坐所派十槳小船登岸。炮台聲炮十五，大列隊伍，作軍樂以迎。廣東領事羅伯遜，舊識也，亦迎於岸次，為叙寒暄。遂乘輿至總督署。文武官集者二十餘人，通名姓者：水師提督賴德、副提督闊倫布、按察司斯美爾斯。詢及學館，適其地大學館總教習斯爵爾得在坐，約陪同一遊。

【注六】「鏗而」，稿本作一鏗爾。

酒罷，遂適學館，并見其副教習法那、鏗而〔六〕兩君，皆總司學事者也。凡分五堂：課中國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及時文三堂，課洋文一堂，洋人子弟課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者一堂，每堂百人，一教習主之。課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者，中國教習也；課洋文者，西洋教習也。堂分十列而空其前。每列設長案，容坐十許人，以次向後，層累而高。其前，則教習正坐相對。亦有教習中坐，而左右各分五列者。要使耳目所及，無一能遁飾。其課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，皆有期限。而於詩文五日一課，謂之小課，猶曰此術之小者，五日一及之可也。其規條整齊嚴肅，而所見宏遠，猶得古人陶養人才之遺意〔七〕。聞別有一化學館，方擬往視，而阿克那亨告言：「岸次列隊相送，已候久矣。」因即回船。鐵甲兵船復聲炮十五，作軍樂相款接。法國兵船亦作樂以和之。

【注七】

「遺意」，稿本後有一中國師儒之失教有愧多矣為之慨然」十五字。

【注八】

「遂成」，稿本下後有「西洋一二字」。

記咸豐癸亥由海道赴廣東巡撫之任，所見香港房屋，僅及今三分之一。十數年間，街衢縱橫，樓閣相望，遂成「八」一大都會。居民十三萬餘人，西洋人戶六千。東西炮台各一。鐵甲兵船

二：一曰奧大喜阿斯；一曰飛多爾日曼奴爾，意大利君名也，英人尊之，取以名船：

【注九】是夕，有英商輪船人泊，直撞船艙，聲如雷霆。壞後窗丈許【九】。有小船懸掛船尾，遂成兩槩。後窗稍高，不及水，使當船身，危矣。

【丈許】，稿本作「一」。

廿一日。早至香港。上海，赤道北三十一度三十分；香港在赤道北二十二度十二分；京師，赤道北卅九度五十四分。香港總督鏗爾狄遣其中軍阿克那亨來迎，且請至署相見。約以二點鐘往。水師總兵藍博爾得來晤，曾於總署見之。所部飛遊營炮台二所兵船六隻當回國，候予至一見即行矣。

午刻，偕劉雲生、黎莚齋、德在初、鳳夔九乘坐鏗總督所派十槳小船登岸。至則大列隊伍以迎。廣東領事羅伯遜亦迎於江次，爲叙寒暄。遂乘四人輿至總督署。水師提督賴得、副提督闊倫布、按察司斯美爾斯皆集，其餘大小文武官約二十餘人。鏗總督述及學館訓課凡四百餘人，因請一往視之。斯按察又述及化學館之盛。

酒罷，遂詣學館。總教習斯爵爾得，副教習法那、鏗爾陪同周歷學堂五處。每堂可坐百人，一教習主之。課中國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及時文者三堂，課洋文者一堂，洋人子弟課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者一堂。課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者，中國教習也；課洋文者，西洋教習也。其課詩文，則名爲小課。皆限有期日，規模固宏遠矣。以江次列隊相候已久，不及一赴化學館。中軍阿克那亨又陪送舟次。

致丁禹生、馮竹儒、唐景星、徐雨之及上海稅司吉羅福信凡四緘。附寄家信二函，一托

之馮竹儒，一托之唐景星。附寄朱香蓀及志城二信，又寄笙咳叔一信。

是夕，有英商輪船入泊，直撞船艙，聲如雷霆。尾窗多壞。一小船懸掛船尾，遂成兩橛。夢中驚醒，移時神始定也。香港居民十三萬餘人，西洋約六千人，在中國居住人數，以此為最多。

二十二日。以修船耽延一日。香港總督鏗爾狄及羅伯遜來報見。語及學館規模之盛，嘆曰：「是皆貧人子弟，學習二三年，粗能有得，往往自出謀生，所以能有成者少也。」因論西洋法度，務在公平，無所歧視；此間監牢收繫各國人民之有罪者，亦一體視之。問：「可一往觀乎？」欣然曰：「可。」即顧阿克那亨以肩輿來迎，而屬羅伯遜陪行。

其監牢設正副監督。至則副監督達摩森導以入。屋凡三層，罪犯重者在上層。下層一人一房，上層三人一房。禁錮者扃其門。每屋一區，或自為一行，或相對兩行，皆設鐵欄扃之。房設小木榻當中，如人數。衾褥、氈毯、巾帚、盤盂畢具。日疊衾毯榻上，整齊如一，不如式者減其食。其所收繫，有西洋人，有呂宋人及印度人，【注一〇】通計三十餘名；中國至五百一十四人。別有罰款二百圓至四五圓不等。收繫久者五年、七年，少或五日【一二】，亦有禁錮終身者。辦法亦略分三等：有錮閉者，有久羈課以織氈毯者，有運石及鐵彈者。運鐵彈者三處：一西洋人，一呂宋人，一中國人。皆以兵法部勒之，或五人為隊，或十人為隊，每日以兩時為度。運石者一處，則所犯較重者也。其禁錮者，房設一鐵軸，令手運之，每日萬四千轉，有表為記，不如數者減其食。人日兩食，飯一盂，小魚四頭。收繫久者，肉食，飯亦精。別有女囚一處，皆人一房。

達摩森導令遍遊各監牢及運石及運鐵彈處。【一二】有至百餘人環立一院中，舉手示之，皆趨

【注一〇】

「呂宋」，稿本後無

「人」字。

【注一一】

「或」稿本作「至」。

【注一二】

「鐵彈」，稿本前無

「運」字。

【注一三】「爲禮」，稿本前有一「以」字。

就行列，或三列四列，立處截然齊一，舉手加額爲禮【一三】。即禁錮室中，啟外牢揚聲喝之，皆起立，當門垂手向外，節度整齊可觀。牢外設浴室一，人日一就浴。中設禮拜堂一，七日禮拜，囚人環立聽講。病館一，以處病者，一醫士掌之。又收斂病故人犯堂一。所至灑濯精潔，以松香塗地，不獨無穢惡之氣，即人氣亦清淡，忘其爲錄囚處也。禧在明云：「從前人犯皆督令工作，築垣牆，修補道路。鏗總督乃始禁錮之，不令工作。運石若鐵彈及轉鐵軸，皆所以苦之，亦以勞其筋骨，導其血脈，使不至積鬱生病。」其刑具有鎖有杻，皆以械足者；有鞭，用繩爲之，五十鞭即皮裂矣。其變詐反復亂風俗者，則刺其頸爲「○」，驅而逐之，不准留香港。亦有用刀削其「○」，以膏塗之，瘡愈而成斑，亦經巡捕查獲，執而囚禁之。在罰當其罪【一四】，而法有所必行而已。

【注一四】「在罰當其罪」，稿本前有「所以不可及」五字。

廿二日。以修船耽延一日。香港總督鏗爾狄及羅伯遜、阿克那亨來船回拜。因語及學館，云皆國家經費也，嫌其規模尚小，尚欲另立一館，擴而大之。此皆爲各人讀書識字自贖身家之計，學習一二年，粗能有得，往往自出謀生，所以能有成立者少也。英國學館通計所教課者三百餘萬人。語及出使，曰：「此邦交之常。待人與所以自處，無所歧視。此間監牢收繫各國人民之有罪者皆然，惜不得一往觀。」因告以今日不能開行，儘思一往觀也。乃仍約派肩輿來接。台灣領事栢卓安來見，京居十餘年，容貌語言，略似中國人。

申刻，羅伯遜、阿克那亨陪遊監牢。設正副監督。正督以事他適，出迎者監牢副監督達摩森也。屋凡三層，皆有鐵柵扇鎖之，罪犯重者在上層。下層一人一房，上層三人一房。被

褥、盥盆之屬畢具。氈毯日疊板上，整齊如一，不如式者減其食。所收繫有西洋人，有呂宋及印度人，通計三十餘名，而中國至四百七十四人，當日犯賭博者又四十人。另有罰款二百圓至四五圓不等。人飯一盂，小魚四頭。收繫久者，肉食，飯亦精。收繫久者七年、五年，少或五日，亦有終身禁錮者。辦法亦略分三等：有錮閉者，有久羈縲以織氈毯者，有運石及鐵球者。運鐵球者二處：一西洋人，一呂宋人，一中國人。皆以兵法部勒之，或五人為隊，或十人為隊，每日以兩時為度。運石者一處，則所犯較重者也。別有女囚一處，皆人一房。

達摩森導令遍遊各監牢及運石及鐵球處。有至百餘人佈列一處者，舉手示之，皆趨就行列，或至三列，立處截然齊一，皆舉手額角以為禮。即禁錮室中，啟外牢門揚聲喝之，皆起立，當門垂手外向，節度整齊可觀。牢外設浴室一。中設禮拜堂一，囚人環立聽講。設病犯就醫牢一，又收斂病故人犯堂一。所至皆以松香塗地板，不獨無穢惡之氣，並人氣亦清淡，不使人作逆也。禧在明云：「從前人犯皆課令出外工作，如築垣、修路之屬。總督乃始禁錮之，不令工作，運石、運鐵球，皆所以苦之。」其禁閉者，房設一鐵軸，令手運之，日萬餘周日運萬四千轉，有表為記，不如數者減其食。亦所以勞其筋骨，導其血脈，使不至積鬱生病，規模尤可觀也。其刑具有鎖有杻，皆以械足者；有鞭，用繩為之，五十鞭則皮裂矣。其變詐反復亂風俗者，則刺其頸為「○」，驅而逐之，不得至香港。亦有用刀削其「○」，以膏塗之，瘡愈而成斑，亦經巡捕查獲，執而囚禁之者。所以不可及，在罰當其罪，而法有所必行而已。

香港英國鐵甲兵船二，提督賴得、副提督闊倫布領之，亦以駐劄三年爲期，一名奧大喜阿斯，一名飛多爾日曼奴爾。飛多爾日曼奴爾爲意大利皇帝之名，英人尊之，取以名船。法國鐵甲兵船一，美國兵船一，又有英國小兵船一。馬格里言，英國副提督名窪爾尊，屬往拜之。比回拜，則仍闊倫布也。所坐公司船名大響廓爾，船主名拍羅巴拉得。前云栢里斯，誤。

王春曉鎮軍、楊春林、宋△△、李香咳、丁子俊、蔡默齋均來見。俞吉甫亦遣其門人劉子垣來見，亦一書復之。

【注一五】「九」，據原本同日所記，前脫「百」字。

【注一六】「尺丈」，稿本作「丈尺」。

二十三日。卯刻開行。午正，行九十五里，【一五】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二十二分。船主以沙漏定每時分數，而繫尖木板於繩，用轆轤轉繩而投尖木板海中，計繩之尺丈。【一六】每沙漏盡，則引繩覘其丈尺，以辨所行之里數。據云：每一點鐘行三十四里。日以午正總計所行之里數，而以量日機器測赤道遠近，每日一牌示。遙見捕魚船數十，張帆一葉，隨波上下，知距瓊南萬州一帶爲近也。

廿三日。早開行。至午行百九十五里。在赤道北二十一度二十二分，倫敦東一百十三度三十七分。船主以沙漏定每時分數，而繫尖木板於繩，則轆轤轉繩而投尖木板海中，計繩之丈尺。每沙漏盡，則引繩覘其丈尺，以辨所行之里數。據云：每一點鐘行三十四里。日以午正總計所行之里數。

海中遙見捕魚船數十，張帆一葉，隨波上下。過驢耳山，知距廣東北海一帶爲近也。二十四日。午正，行八百三十一里，在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分。計當在瓊南二三百里，船人名

【注一七】

稿本作「拍得斯里西得里」。

之「齋納細」，猶言中國海也。海多飛魚，約長數尺，躍而上騰，至丈許乃下。左近拍拉蘇島，出海淺，亦產珊瑚，而不甚佳，中國屬島也。係荒島，無居民。同舟英人拍得斯里西得【一七】，方繞地球一周，附船回國。詢知專為遊歷，蓋亦英國之富民也。是夕雨，而熱如盛夏，不能蓋被。

【注一八】

「計」字訛，疑為「許」字。

廿四日。午刻，共行八百三十一里。船主云在赤道北十七度半倫敦之東百一十度零四十九分，計當在瓊州南百餘里，船人名之「齋納細」，猶言中國海也。海多飛魚，約長尺計【一八】，躍而上騰，至丈許乃下。左近拍拉蘇島，出海淺，亦產珊瑚，而不甚佳，中國屬島也。係荒島，無居民。

馬格里為予書片紙繫簾几上，云：「二客思倫喜」。詢其名義，云：「尊稱之辭，亦可譯作『大臣』字，使見者不敢妄坐也。」

英人有名拍得斯里西得里者，方繞地球一周，附船回國。詢知專為遊歷，蓋亦英國之富民也。

是夕雨，而熱如夏，竟不能蓋被。煩躁萬狀，不能成寐。

二十五日。雨。午正，行八百五十二里，在赤道北一十三度。過瓦蓄拉山，安南東南境也。海名七洲洋。馬格里出示英國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經制所人，中曆之乙亥年也；倫敦約二萬一千餘萬；印度約一萬六千餘萬；澳大利洲約一千餘萬，英人謂之新金山也；新嘉坡三處所人約百餘萬；惟香港所人十八萬餘，而用費至十九萬餘。

廿五日。微雨。午正，行八百五十二里，在赤道北一十二度倫敦東一百零九度三十五分，計當安南北境。過瓦普拉山，安南東南境也。

馬格里出示英國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經制所人，即中國之乙亥年也。倫敦約二萬一千餘萬；印度約一萬六千餘萬；澳大利洲約一千餘萬，英人謂之新金山也；新嘉坡三處所人約百餘萬；惟香港所人十八萬餘，而用費十九萬餘。

二十六日。雨。午正，行九百三十九里，在赤道北八度十分，距西貢南四百五十里。西貢者，法人所踞安南埔頭，隸安南之嘉定府，爲瀾滄江入海口，古真臘地也。

自香港南行，天氣日熱，而雨亦多。上海寒暑表五十三分，至香港六十五分，今則入熱度八十一分矣。不能著棉，舟人皆單衣。

廿六日。微雨。午正，行九百三十九里，在赤道北八度十分倫敦東一百零八度二十四分，距西貢南四百五十里。西貢者，法人所踞安南大埔頭也。

自香港南行，天氣日熱，而雨亦多。上海寒暑表在熱度五十三分，至香港六十五分，今則八十一分矣。不能著棉，舟人皆單衣，食案懸風扇，視湖南五月杪天氣爲近。

二十七日。雨。午正，行八百三十五里，在赤道北四度三分，計當暹羅外海。

意大里人阿拉多尼同舟，詢知在倫敦開設洋行，亦由美利加至日本，歷中國各海口，繞地球一周。其在本國爲世爵，得受一等寶星。西洋風俗以營商爲重，即此可見。同行英拿吉哥，亦意大里人。

【注一九】

「五」後說「里」字。

廿七日。微雨。午正，行八百三十五，【一九】在赤道北四度三分倫敦東百零五度三十九分，計當暹羅外海。

意大里人阿拉多尼同舟，詢知在倫敦開設洋行，由美利加至日本，歷中國各海口，復回倫敦。其在本國爲世爵，得受一等寶星。西洋風俗以營商爲重，即此可見。其同行人英拿吉哥，亦意大里人，蓋先至中國，而相約同回倫敦。

【注二〇】

「在」，稿本作「至」。

二十八日。雨。午初，行七百二十里，至新嘉坡，在【二〇】赤道北一度二十分。早過一島，

【注二一】

「黃浦」，當爲「黃埔」。

曰浩斯白爾，有燈樓。浩斯白爾，大西洋始尋地來中土者也。馬格里告言：揚武輪船已前至新嘉坡。甫至，而蔡提督國祥與其弟國喜偕黃浦【二一】人胡璇澤來見。黎召民有信致胡君，遂以交之。英國總督哲威里【二二】遣兵官以二馬車來迎，且請稍遲至四點鐘，以憑傳令各營列隊。

【注二二】

「哲威里」，當從後爲

「哲威斯」（William

Jewois）。

乃約先詣胡氏園。奇花異草，珍禽怪獸，及所陳設，多未經見。玻璃鉅匣函羚羊頭一，雙角

並存，皆向下三盤，乃伸而上。野牛角、犀牛角、鹿角各二。鹿角長三尺許。魚鬚一，長七尺許，色如象牙，盤結堅瘦。魚腮一。白蟻二，用玻璃瓶貯水養之，長約二寸。有兩石卵藏之，上鑿一孔通飲食，剖卵乃得之，謂之白蟻王也。駝鳥卵十餘，大如斗。蛇卵如鵝卵者四。駝鳥二，綵鸞四，青鸞二。六腳龜一，長逾三尺。白殼龜二，紫花斑文，背中高如峯，頭足色俱白。狗熊一，豪狗【二三】一。袋鼠一，頭及前二足似兔，自腹至後二足則大逾數倍，後足膝後折，著地不能伸，然視前足猶高逾倍，尾長二尺，行則躍起如飛。腹下有袋，故謂之袋鼠。京師德國公使署曾見鳥獸異種圖有此。

【注二三】

「狗」字訛，當爲「豬」

字。

【注二四】  
「治養病兵房」，稿本作  
「治養病兵堂」。

隨偕劉副使、黎參贊至總督署見哲威里與其夫人并其二女。其意氣視鏗爾狄尤相親也。夫人亦賢明，慰問甚勤。其領隊兵官名摩里雅斯。歸過其炮台，蓋因山爲壘，凡二重。其中將台一，兵房四，每房可容百餘人。家眷房二列，以處官及兵之有家眷者。兵房後爲廚房。藏兵器房二，飯堂一，習書堂一，治養病兵房【二四】一。大炮十尊，皆有炮台，有火藥庫。小炮置之牆端，皆有架。大千里鏡一，具將台前牆最高處，別爲一屋，以便瞭望。其制度規模，與中國炮台絕異。兵有炮兵，有步隊。步隊習洋槍，以輔炮兵。帶炮兵者曰米噶爾斯，帶步隊者曰林芝，其職皆視游擊。兵分二等：上者三日一洋圓，合銀二錢四分；次者四日一洋圓，合銀一錢八分。將官有家眷者，俸薪足以養之。兵人家眷，洗衣縫紉，自食其力。此爲山北炮台，下臨市肆。山南尚有炮台一。

廿八日。雨。午至新嘉坡，行七里（百）二十里，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。過一島曰好斯白爾，有一燈樓。好斯白爾，大西洋始尋地來中土之人名也。蔡瑞菴圖祥、月卿國喜兄弟管駕揚武兵船適先數日至，偕黃浦人胡璇澤來見。其地英國總督哲威里遣兵官就問何時上岸。示以三點鐘。該兵官傳總督之命，言上岸必派隊迎接，請改訂四點鐘。而所派馬車四輛已至，乃約先至胡璇澤處，相其花園風景。

因偕雲生、莖齋、在初、夔九及馬格里先至胡氏花園。奇花異草，珍禽怪獸，及所陳設器物，多所未見。所陳設有鸚鵡卵十餘，皆大如盃，有染成灰藍色，用銀廂之，作供具者。蛇卵四，皆大如鵝卵。羚羊頭一，雙角並存，皆向下三盤，乃伸而上。外羚羊角、野牛角、

犀牛角、鹿角各一對。鹿角長幾三尺。又魚鬚一，長七尺許，色如象牙骨，而盤結瘦削。魚腮一。白馬蟻二，用玻璃瓶貯水養之，長約二寸。有兩石卵藏之，上鑿一孔通飲食，剖卵乃得之，謂之白蟻王也。其餘東洋石器爲多。有石山一，云爲日本富紫山。鳥有綵鸞四，青鸞二。六腳龜一，長逾三尺。白殼龜二，背中高，紫花斑文，首足色亦白。狗熊一，豪豬一。袋鼠一，頭及前二足似兔而大，腹及後身則大逾數倍，後二足膝向前跪，不能伸，然視前足猶長逾倍，尾長二尺，行則躍起如飛。云其腹下有袋，故謂之袋鼠，此其略可記者也。

旋至總督哲威斯署內。其意氣視鏗爾狄尤相親也。因見其夫人及其二女。夫人亦賢明，慰問甚勤。其領隊迎接者名摩里雅斯。歸過其炮台，蓋因山爲壘，凡二重。其中將台一，兵房四，云可容五百人，現止一百三十人。家眷房二排以居官及兵之有家眷者。兵房後皆爲廚房。藏兵器房二，飯堂一，習書堂一，治養病人堂一。大炮五六尊，皆有炮台，有火藥庫。小炮皆有架，置之牆端。千里鏡一具，別爲一屋，以便瞭望。其制度規模，與中國所名爲洋炮台者絕異。盡南處一山，尚有炮台一所。兵頭帶炮兵者曰米噶爾斯，帶步隊者曰林芝，皆遊擊也。步隊習洋槍，以輔炮兵。洋兵上等三日一洋圓，每日三角三分，合銀二錢四分；次者四日一洋圓，每日二角五分，合銀一錢八分。將弁有家眷者，俸薪足以養之。兵有家眷者，洗衣縫紉，自食其力。

【注二六】此句稿本爲「始知司教習者英官拉克斯摩也」。

【注二七】

「相送」，稿本後有「皆英官主之」五字。

二十九日。雨，雷。哲總督又遣馬車來迎，并派其翻譯必麒麟陪同遊歷。先至揚武船，兵皆升桅聲炮。比登舟【二五】，司教習英官拉克斯摩【二六】，指示一切甚詳。并引至其學堂，訓練學生二十人。又爲演試炮兵，指授陣法。仍升桅開炮以相送。【二七】

必麒麟導至洪家花園，閩廣人公地也。花木成林，有水一溪，極清幽之致。有虎圈一，豹圈二，并張鐵網爲外障。狗熊二，山狗三。猿九，有灰色者，有紅面者，身臂或長或短，其種各異。其一甚鉅而薄，用鐵圈籠之，黃毛長四寸許，則所謂金絲絨也。其豺狸、黃鼠、松鼠、山獺之屬，則製鐵網爲屋，周環約三十餘所，與雀鳥相間。二二八中植花木，五色繽紛。鸚鵡四種：一白、一灰色、一紅、一綠。又有綠色而兩羽紅者。鷹三種：一白、一蒼、一灰色。雉三種：一綵文，一蒼，一棧黑色相間。鴿種甚繁，最奇者翠鴿。異鳥如青鸞、山雀、水雀。一種山雞、綵文而頭藍色或紅色，善鳴。一種似水鳥，頭有毛一叢，甚長而細。

而吾於其中得奇景三：一，羅漢松高數丈，覆地如鐘；披視其中，松身合抱，枝皆盤曲而中空，條葉外護，乃極繁密。一，藤蘿障天如巨屏，凡數所；有曲折如九疊屏風者；皆拔地直起，高數仞，四無憑倚，花葉周環掃地。一，長松高人雲際，凡十餘株；距地尺許，橫出五枝，懸鉞周匝如盤；每尺許輒出數小枝，遠望如數十級浮圖，羅列深林中。皆奇景也。又製鐵盤如傘，引藤絡其上，蓋新種者，十年後必復成一奇景。始知以上數者，皆人力爲之，究不知何以能然也。至蒲葵張葉如巨扇植立，則此間所在有之。其諸花木來自各國及諸番者，皆插牌標記，足見此園魄力之大矣。前至香港，有導遊花園者，謂當觀覽其實政，不以遊賞爲娛。今無意中得此奇景，亦殊愜心。

回過按察司署。任是官者斐里布，方踞堂皇聽事。吾與雲生列坐其旁。堂高五尺，如月台。其下列長案，如弓曲抱。兩造訟師及錄供者、傳語者環坐向上。兩旁設木闌二，云爲詞證者立其